

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

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三甲

# 官居一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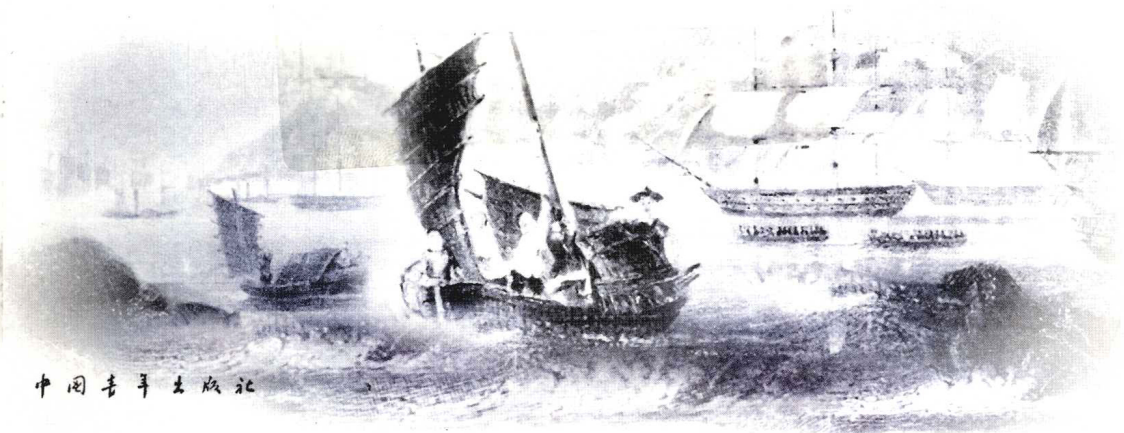


之直挂云帆济沧海

三戒  
大师

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  
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  
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# 官居一品

之直挂云帆济沧海

三戒大师

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直挂云帆济沧海/三戒大师著.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1.3

(官居一品; 3)

ISBN 978-7-5006-9783-1

I. ①直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525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地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策划:刘霜 Liushuangcyp@yahoo.cn

特约监制:吉吉 特约策划:肖瑶

责任编辑:刘霜

编辑部电话:(010) 57350508

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:(010) 57350517 57350524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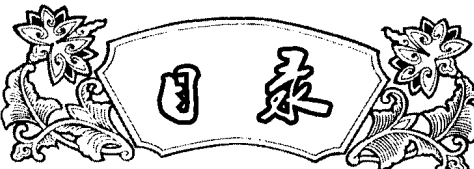
700×1000 1/16 19.5印张 1插页 320千字

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5.00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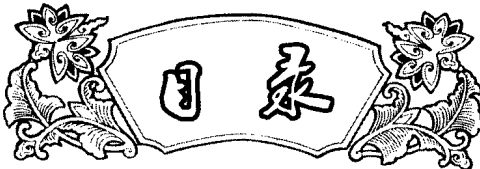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电话:(010) 57350526



# 目 录


001	015	028	043	059	073	088	103	118	135
第一章	第二章	第三章	第四章	第五章	第六章	第七章	第八章	第九章	第十章
少年轻狂占鳌头	唯愿吉人有天相	天下谁人不识君	浮生偷得半日闲	平步天梯青云上	几人欢喜几人忧	我劝天公重抖擞	情意缠绵玉生香	莫愁前路无知己	此心安处是吾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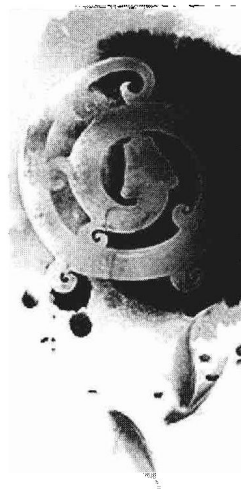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 录

148	160	176	193	208	223	235	244	264	283
第十一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三章	第十四章	第十五章	第十六章	第十七章	第十八章	第十九章	第二十章
半入江风半入云	欲进不能欲返难	此处穷途非陌路	柳暗花明又一村	拨开浮云终见日	翻云覆雨变乾坤	总把新桃换旧符	良辰美酒奈何天	此曲只应天上有	同是天涯沦落人





## 第一章

### 少年轻狂占鳌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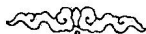
嘉靖三十五年二月，经过三年来的层层选拔。又产生新一批的举人，和往届的落第举子齐聚京城，准备参加三年一度的礼部会试，向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卡，发起新一轮的冲击……

一直到初七报名截止，初八领取考牌，沈默和徐渭还没有出现，绍兴会馆中的琼林社五人这下是彻底心凉了，在无限遗憾中度过一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五人便出了会馆，披星戴月赶向顺天贡院，只是少了些去年的意气风发，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……不得不承认，作为这些人的主心骨，沈默的缺席乃至不测，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

不一时到了崇文门内东南隅。五人知道，会试的考场，顺天贡院到了。考生们在辕门外按省份集结，等待点名入场，一切步骤都与乡试无异。

这次浙江送考的提学大人，手气不是一般的好，竟然抽到第一个进场。辕门一开，浙江的举子们就在旁人艳羡的目光中，提着东西往里涌动，准备



接受检查。

诸大绶五个有意无意地落在后面，但也不过拖延了一刻，还是不得不进场。

走到院门口，五人最后回头望一眼，心说这下是彻底没希望了。

在兵丁们的催促声中，几人刚要回过头去，却听到远处若有若无的一声：“等一等……”

五人回头一看，只见两个人影从贡院街头飞奔而来，待稍微近些，可不就是沈默和徐渭吗？

奇迹真的发生了！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在几人情不自禁的欢呼声中，沈默和徐渭从远处飞奔过来。

但就在这时，外门官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竟然下令道：“时间到，关门。”

诸大绶几个急忙道：“且通融片刻，两位同年转眼就到了。”

那外门官冷着脸道：“不行，时间到了。”说着一挥手，几个守门兵丁便去关门，几人却死死抱住辕门，不让他们得逞。辕门前一时间推推搡搡，引来一片围观。

一见事情闹大，那外门官黑着脸道：“贡院重地岂容喧哗？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兵丁刚要动手，便听一个不怒自威的声音道。

这声音仿佛带着奇怪的力量，让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兵丁们也住了手。诸大绶几个循声望去，便见一个身穿六品服色的官员，望之不过二三十岁，体态修长，面如冠玉，剑眉朗目，相貌气质皆是卓尔不群。

见那官员一出来便抢自己的风头，那外门官却很不爽，黑着脸道：“张修撰，你是龙门官，少管辕门的闲事！”

那张修撰摇摇头道：“我不管你的闲事，我只是让后面的考生进去，该点名了。”这时候沈默两个已经跑过来了，张修撰便板着脸道：“还不赶紧进去！”

五人心知这位大人回护，哪还敢不知趣，赶紧扯着气喘吁吁的沈默和徐渭，小跑进贡院大门去了。

见所有浙江考生都进去，张修撰朝那外门官拱拱手，仪态潇洒地道：“大



人请关门吧，待会再见。”便转身甩袖而去。

一进入大门，几人便七嘴八舌地问道：“怎么现在才来？这几个月你俩到底跑哪去了？”

徐渭嘿嘿笑道：“绝对惊魂……”

沈默笑笑，阻止他往下说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等考完了再招供。”

沈默几个顺利地通过搜检，一起进了龙门。但贡院为了防止相识的人串通作弊，将同省考生打散了安排座位，所以在座次榜前找到各自的座位后，众人互道一声好运，便就此分开了。

沈默几乎是此次最后一个报名的，所以根本不奢望能分到“老号”。待找到自己的考巷，一看考舍，果然是前所未有的糟糕，正是那“广不容席”的小号。

沈默叹口气，进去一看，好在高度还够，便十分开心，脱掉皮裘，挽起袖子，开始打扫卫生，打扫完卫生，又开始生炉子。

待炉子升起来，他竟然一边摇头小声哼着小曲，一边炒了两个香喷喷的小菜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把外面监考的士兵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

却不知经过这么多坎坷磨难之后，沈默的心境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。原先许多很在意的东西，现在都可以很从容地面对，他觉得能进入贡院，坐在这里，便是最大的幸运了。所以他只想好好享受这次的过程，也算是给自己漫长而波折的科举之路，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
待他吃饱喝足刷了碗筷，这时才放考题。沈默也不看，直接将考题装进卷袋里，挂在墙上。自己也钻进睡袋里呼呼大睡起来，这几天真是太辛苦了，可得好好睡一觉，休养一下精神再说……

那监考的士兵简直要崩溃了！

二月的北京春寒料峭，尤其是一早一晚，飕飕的北风一起，正应了那句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非要把人露在外面的皮肤，全刮开触目惊心的小口子才行。

在这种环境下答卷，简直是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考验。虽然考生们都点着火盆，但那长方形的考舍可只有三面墙，一个劲儿地往里灌风。考生必须





不时地放下手中的毛笔，用力搓那十根“胡萝卜”，不然非要冻僵了不可，哪还能写字？

与大多数考生相比，沈默的应试生活无疑是十分惬意的，一觉睡到第二天破晓时分，用昨日的剩饭煮了个白粥，还切碎了俩皮蛋，和着一点瘦肉一起加进去，做了个皮蛋瘦肉粥。

洗脸刷牙之后，粥好了，饱餐两碗，浑身都暖烘烘的。沈默这才带上若茵给准备的超薄紫貂皮手套，这东西是依照他的手型完美缝制而成的，戴上后完全不影响写字，且十分保暖。

再加上怀里揣的小暖炉，脚下搁的小风炉，可保证他完全不受风寒之苦，能够安心舒适地答卷。

待身心都调整到最佳状态，他才从墙上取下卷袋，打开试卷，仔细审阅那前三道四书题。因为这三道是皇帝命题，考官们自然要将全部的精力投注于此，所以从没听说有人以五经题中式，后面两场更是想都不要想。

三题之中，又以首题最重，是毋庸置疑的。当沈默看到首题时，不禁莞尔，只见那题目只有五个字，曰“生财有大道”……可见人穷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嘉靖皇帝竟然在会试题目上，直截了当地问询起，如何解决大明朝的严重财政问题。

但这题目并不会引来非议，因为此句确实出自《大学》，论述治国之道的“传”之第十章，原句是“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”。

“生之者众”是创造财富的人多；“食之者寡”是寄生在前者身上的人少；“为之者疾”是创造财富的速度快；“用之者舒”是消耗财富的速度慢。所以谁都知道，这句话阐述了富国裕民的真理在于开源节流，多挣少花，然后便很自然地铺陈出去，写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。

放在几个月前，沈默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随大流，用自己扎实的文字取胜，但经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，见过那位嘉靖皇帝后，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——大丈夫生于斯，当顶天立地，敢言敢干！总想四面讨好反而讨不到好，蝇营狗苟委屈到自己不说，还让人看轻，倒不如畅所欲言，放手去干，就算功败垂成也不后悔！

酣畅淋漓地答完了第一场，与乡试不同，会试并不允许考生出场，而是



在收卷完毕后，下发第二场的考卷，立刻进行次场考试。

至于那收上来的墨卷，也如乡试一般，由收卷官签名用印，然后由外帘的弥封官把姓名封了，送往誊录所由誊录人员用朱笔誊成朱卷，再经专人对读，确定无误后，才将朱卷弥封，把两卷送到收掌所，核对朱墨卷的红号无误，又将两卷分开，墨卷在外帘官处存好，朱卷送到内帘飞虹桥上。

在那由严阁老提写的“至公堂”中，此次会试的副主考官，大学士李本，十八房同考官，十八位内监官的目光，都定定望着门口……本次会试的主考官徐阶和总监官陆炳，押送着第一场的朱卷从飞虹桥进来。

一见两位大人来了，屋里众人连忙离座参见，徐阶和陆炳也拱手还礼，然后便带着他们来到堂上，在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子的牌位前，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徐阶还代表所有阅卷官进香盟誓道：“为国家社稷秉公取士，不徇私情，不受请托，不纳贿赂——有负此心，神明共殛！”

待进行完这套公事后，十八房同考官便依命抽签，每人分配到一卷试卷，回到座位上正襟危坐，等待主考官出示自己拟作的程文——也就是本期考试的标准答案，等徐阶把自己按照圣上的意思拟就的文章发下去，然后又宣布了取卷的要求，同考官们才扯开卷束，开始阅评，若是见到中意的卷子，就用青色墨笔加以圈点，并作评定，然后移交副主考官。

正如乡试一般，这叫荐卷，若成了荐卷，被取中的把握就有五六分。副主考官看了若也中意，便会在荐卷上批一个“取”字，然后送主考官，若得了这个“取”字，把握就有八九分了，等最后主考官也中意，便会再写个“中”字，考生一辈子的前程便到手了！

正因为阅卷过程如此缜密复杂，所以要想在考试之后出老千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在这严家父子一手遮天、无孔不入的年代，程序上的公正很难落在实际操作中。事实上，有一些人会中进士，在考前便已经注定了……

就在进考场前天，严世蕃想方设法派人见到了禁闭中的本科会试副主考官，大学士李本。给他一份名单，让他务必帮忙。李本一听登时变了脸色，愤愤起身离开，一边往屋里走，一边严肃地说：“于休哉，于休哉……”也就是“罢了、罢了”的意思，听起来十分的正义。

那传话的人碰了一鼻子灰，十分气愤地回去告状，但领悟能力超凡的严世蕃，则听出了李本的弦外之音，冷笑着对心腹说：“李本不好好说话，偏要



用拗口的文言，显然是在告诉我们暗号！”便命人将“于休哉”三个字传下去，让那些送了重礼的关系户牢记，考试时想办法用上。

当然为了降低风险，不可能把十八房同考官都收买，而且这种“通关节”的文章往往词不达意，不大能被同考官们荐卷，所以这种作弊主要集中在“搜落卷”的环节。李本会利用这种权力，名正言顺找到“通关节”的试卷，还美其名曰“真求遗珠”，不留任何把柄。

众考官按照流程，日复一日地阅卷，转眼间到了二月底，距离截止日还有三天时间，终于选出了四百份考卷，凑齐了此次拟录取的四百名额，接下来便是为这四百名未来进士排定名次了……对于这四百人的命运来说，这几乎是决定性的；因为虽然后面的殿试中，陛下会重排新科进士的名次，但实际上只要字写得别太丑，名次变动并不会太大……还从没听说过有哪个十名开外的考生，被点中成为状元，也没听说过哪个前三十名的考生，落到二甲开外，所以考官们对这个过程，往往是锱铢必较的。

好在这次的主考官徐阶，是个好说话的老好人，对于李本和同考官们的意见基本没有异议，所以在一派和谐气氛中，排名工作不疾不徐地进行着。两天过后，除了前十名的卷子之外，其余三百九十名全部排定。

等到了最后一天，要决定本科的会元时，终于出现了争议，而且是两位大学士、正副主考官之间，争执了起来……

现在两位主考大人的任务，便是选出本科会元。

徐阶还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，轻言细语道：“不知李阁老意下，哪篇文章可以称魁？”

李本心里早有成见，闻言拿起一份，双手呈给徐阶道：“阁老，请看，这篇文章呼声最高。”

徐阶拿过来翻阅，那李本还在咋舌道：“可有好些年没见到如此好的文章了！”

徐阶将三篇文章看完，抬起头来，见屋里众人都在看自己，不由笑道：“诸位都在看我做甚？”

李本笑道：“好不容易遇到这等鬼斧神工的文章，大家自然要看大宗师如何品评了。”

徐阶呵呵一笑，搁下卷子摇头道：“依下官愚见，这个取个低低的名次

吧……我看三百名正合适。”

“为何？”李本不禁大吃一惊，他荐的那篇文章，确实写得极为出色，且用了数遍“于休哉”，他便想卖好于严世蕃，将其点为会元……一直以来，徐阶都像摆设一样，给他造成一种错觉，好像自己说了就算数，现在冷不丁让徐老头给摆了一下，还真是措手不及。

瞠目结舌了半晌，李本小声道：“此卷就算不取会元，点他做前十，也是够资格的。如今却直接把他打入百名开外，直接葬送他前途，这只怕让人难以心服啊。传了出去，恐怕对大人声誉有损，招人话柄啊。”

徐阶呵呵笑道：“嘉靖十一年、十七年的两道圣训，李大人难道忘了吗？”

“那么久远的事情，下官哪能想到……”李本闷闷道。

徐阶依旧平静如水地望着他，向西苑方向拱拱手道：“嘉靖十一年，圣上以科考文章，纯正博雅之体荡然无存，乃下旨，切禁会试、乡试取以艰险之词、奇癖之字哗众取宠者，凡钩棘奇癖之卷，一律黜落！嘉靖十七年上又感科场舞弊日多，乃命严查试官内外勾结，通关节、买字眼等十余种舞弊手段，一经查出，严惩不贷。”

他慢悠悠地说着，李本的汗可就下来了，他又不是傻瓜，自然知道自己的小把戏被徐阶看透了，双目中不由流露出乞求之色。

徐阶却连看都不看他，摸一摸花白的胡须呵呵笑道：“老夫年纪大了，把两个不相干的圣旨扯到一起做甚？阁老以为应该把哪一条去掉？”

李本知道徐阶这是放自己一条生路，不停地擦汗道：“去掉后一条，又没有舞弊的，可不能拿出来吓人。”

“好。”徐阶点头笑道，“那这个名次，李阁老也没意见吧？”

“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。”李本心里只怪自己多事，那严世蕃又没说要拿下会元，自己何必要多此一举呢？

唯有取中此卷的同考官仍不死心，他觉着问心无愧，还在那里作最后的反驳道：“谁的文章敢说一定胜过这篇？”

徐阶点一点手下的几篇文章道：“这五篇，都稳稳胜他数筹！”

众人纷纷凑过来，再往下看，果然都词真法老，字字珠玑，更可贵的是中正平和，言之有物，令人读过之后神清气爽，这些日子积攒下来的疲劳似乎都一扫而空。与之相比，那篇文章也只能算是上好，称不了优异了。



大家都是识货的，便有人轻声道：“这些文章虽然各有千秋，但风骨上似乎有相同之处，应该是系出同门啊。”

徐阶微微颌首道：“不知是哪位名师教出来的高徒。”便指着它们道，“那就在这五位当中点出会元吧，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众考官无话可说，纷纷点头。

“那诸位先选选看吧。”徐阶说完便闭目养神去了。

过了许久，众考官选出两篇文章，搁在徐阶面前道：“这两篇难分伯仲，请大宗师定夺。”

徐阶瞩目一看，便见一篇文章的破题是：“善理财者，得其道而自裕焉！”另一篇则是：“传者论裕国之道，不外乎经制之得宜而已。”便笑笑道：“诸位好眼光，这两篇文章，无论从文笔、功底，还是立意、思想上，都是无可挑剔的，单纯评论其文章本身，已经无法分清高下了。”

众人纷纷点头，都流露出倾听之色，想要听听徐阁老从什么角度分高下，便听徐阶道：“现在就得从陛下出这道题的用意来分了。”

“朕出这道题，”嘉靖帝悠悠道，“就是为了问计，谁的对策能解决问题，谁就是本科会元。”

进宫禀报取中名单的徐阶和李本肃立在殿中，聆听圣训。

嘉靖帝拿起拟取头两名的墨卷，先看那篇“传者论裕国之道”，不由赞叹道：“好书法啊！飘逸若仙，似乎还要胜严阁老一筹！”严嵩是公认的二十年来第一书法家，这评价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徐阶和李本连忙道：“陛下眼光超卓，此人当得起书法大家。”

“不过朕求的是国之贤臣，不是书法家。”嘉靖淡淡笑道，“还得看文章。”便又看那篇“善理财者”，这个字是最漂亮的馆阁体，同样无可挑剔，只是比起那位来，少了些仙气，确实稍差一筹。

再看其内容，前者“传者论裕国之道”，在治理得宜方面着手，强调“裁汰冗员”、“削减开支”，也就是“节流”；而后者“善理财者”则着重讲开源与节流并重，全面生财富裕的方法。

毋庸置疑，两个法子都是解决问题之道，但前者更正统，后者更激进，如果放在寻常时候，前者自然更符合朝廷选官的“中庸”之道，乃是更好的



人选。但世易时移，大明朝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发展后，许多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了……至少对讨厌麻烦的嘉靖皇帝来说，是不愿意触碰那些雷区的，比如说前者提到的“削减藩王开支”、“裁剪冗官”、以及“淘汰官人”等法子，哪个不会引起轩然大波？哪个不会引起一群哭诉的家伙，像无头苍蝇一般，围在自己身边？

所以嘉靖帝虽然欣赏这篇文章的书法文采，却只是草草看了两眼，便将目光投注于第二篇上……

待看到“是君子之生财也有道焉，固不必损下以益上，而经制得宜，自有以裕于国也。”意思是，不必损害下面人的利益，也有让国家富裕的方法！这话实在太对胃口了，嘉靖帝精神为之一振，看到精彩处还念出声道：“然则何如？盖天地本有自然之利，农田森林，山川海洋，皆乃我大明之疆域，乃祖宗之基业，今何以重农田而偏废其余？固恒见其不足尔！”读到这儿，皇帝不由颌首道：“是啊，以往我们总是盯着地里刨食，但大明朝的耕地就那么多，却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子民，还得负担四方征战，早已经不堪重负了，确实应该想想别的途径了。”

两位大学士唯唯诺诺道：“陛下英明。”

“农者国之本也，以养民哉；商者国之末也，以富国哉。有国家者如树，本末倒置固为谬矣，然有本无末树亦不荣，必内本外末，而后其财可聚也哉！”

“臣也不才，试举一例，松江棉布，苏杭绸缎，江西瓷器，福建茶叶，素为西洋佛朗机人所垂涎，尝举万金以求之，若重开市舶司，保海路通畅，我大明之万里海疆，可生财千万哉。”

“届时以无穷之财，供有限之用，是以下常给而上常余，虽国有大事、年或大灾，而三年九年之蓄，自可取之而不匮矣！”

嘉靖帝喃喃道：“说得好啊，舍本逐末固然不对，但若是把国家的生财之道丢了，就得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”说着点一点这份卷子道，“徐阁老取这份为会元，确实是高见啊。”

徐阶赶忙逊谢不已……

皇帝金口一出，便定下了前十的名次。

黄锦奉上金裁刀，嘉靖帝持刀亲手揭开弥封，一个个新贵的名字便袒露



在眼前，看到前两名时，嘉靖不由笑道：“呵呵，都是名人啊……”

名次既定，礼部很快张榜公布名单，同时派出数不清的小分队，向住在京城各个角落的新贵人报喜……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让这座暗暗躁动的京城，登时沸腾到了顶点！

因为会有专人来报喜，所以琼林社的六位仁兄没有去礼部看榜，而是在屋里静等结果。看这几个优等生不去，其余的四十多名举子也不好意思出去了，一个个关在房间里，在屋里团团乱转，偏还要保持风度，不敢大喊大叫地发泄紧张情绪，因为院子里挤满了老家来的商旅，都等在那里，预备给新贵人道贺。

这种紧张情绪在整个会馆中蔓延，甚至将最初不甚紧张的六位，也给传染上了。他们六位本来想谈天说地，谁知竟然紧张到纷纷词穷，一个个大眼瞪小眼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忽然之间，前院便哄闹起来，好多人叫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终于来了！”

六人要出去时，院子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，根本走不出去，只好站在门口，打开窗户往外看。

只见一个同乡已经喜气洋洋站出来，在一片祝贺声中，被同乡披上大红花，扶到同样挂花的高头大马上，准备等同乡贡士全部出炉后，在四九城游街庆贺一番。

看着那长相老成的同乡，徐渭竟不认识，小声问道：“这是谁呀，怎么这么面生啊？”

“他叫潘清，是上虞的，四次应试才得今日中第，是以一直比较低调。”边上的陶大临小声道，“这次中了三百三十名，实在可喜可贺。”因为殿试只作排名，不作淘汰，所以考取贡士便基本上等于中进士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果然又有报子鸣锣打鼓过来，一进院子便高喊道：“捷报浙江绍兴山阴县老爷龚讳芝，高中丙辰会试第二百七十名贡士，金銮殿上面圣！”

院子里早准备了爆竹烟花，便噼里啪啦放起来。

一名满脸幸福、三四十岁的士子站出来，举手道：“我就是龚芝！”那些报子便上前磕头讨赏，待得了厚厚的红包后，也不留下吃饭，便一溜烟跑掉了……

人们刚为龚芝戴上大红花，扶上高头大马，外面又来报喜的了，“捷报浙江绍兴会稽县老爷叶讳应春，高中丙辰会试第二百四十三名贡士，金銮殿上



面圣！”

接下来的喜报一浪接一浪，到过午时，共有十位绍兴举子接到捷报了，名次最高已经到了第七十七名，而琼林社的六位老兄，还一个都没有点到呢。

这时院里众人的目光，全投在六人身上了，都在议论纷纷，猜测着他们会不会全部取中，名次如何云云。六人也是嘴里发干，心里发毛，却还要强作镇定，以免丢人。可偏偏上一个七十七名的谢宗明之后，足足有半个时辰没来报喜的，把六人煎熬得外焦里嫩，七窍生烟……

终于在彻底抓狂之前，听到门外一声嘶哑的高唱道：“捷报浙江绍兴会稽县老爷吴讳兑，高中丙辰会试第四十名贡士，金銮殿上面圣！”

兄弟们一下子松口气，推着吴兑出去，给他披红挂彩，扶到马上去。

过不一会儿，又来两队报子道：

“捷报浙江绍兴余姚县老爷孙讳铤，高中丙辰会试第三十一名贡士，金銮殿上面圣！”

“捷报浙江绍兴余姚县老爷孙讳龛，高中丙辰会试第二十七名贡士，金銮殿上面圣！”

又是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，一个令在场众人终生难忘的场景出现了，四队报子同时抵达门口，报喜声此起彼伏道：

“捷报浙江绍兴会稽县老爷陶讳大临，高中丙辰会试第四名贡士，金銮殿上面圣！”

“捷报浙江绍兴山阴县老爷诸讳大绶，高中丙辰会试第三名贡士，金銮殿上面圣！”

“捷报浙江绍兴山阴县老爷徐讳渭，高中丙辰会试第二名贡士，金銮殿上面圣！”

然后所有的报子一起高喊道：“捷报浙江绍兴会稽县老爷沈讳默，高中丙辰会试第一名会元，金銮殿上领班面圣！！”

虽然许多人都猜到他们琼林社的几位会一起中第，却没有一人想到，他们竟然包揽了前四名，这真是太意外，太开心了……

附近杭州会所、处州会所、金华会所、台州会所等浙江一省的老乡，都纷纷涌到绍兴会所外，与他们一同庆祝这无限荣耀的时刻……这不只是绍兴人的荣誉，整个浙江都与有荣焉啊！





等到庆祝了半晌，人们才突然意识到，本次的会元竟然已经中了大四喜，加上这一元，就是连中五元了！连中五元！听都没听说过啊！

大家便涌起十分强烈的欲望，想要见一见这连中五元的神人，到底长什么模样。

待四处寻找时，这才惊奇地发现，竟然找不到会元公的人影，问琼林社的人，也只是推说不知，逼急了就说去香山访友去了，可能过两天就回来。人们虽然好大的不尽兴，却还是好心地提醒道：“十天后就是殿试了，可别耽误了啊……”

沈默究竟去哪儿了呢？

时间回溯到上月十八……

事实上，沈默入京不久，铁柱就护送着殷小姐到了这里，恰逢赶上沈默入考。两人匆匆见了一面，殷小姐就把沈默送入了考场。

好容易考完，沈默就急忙往殷小姐落脚的地方赶去，路上还买了殷小姐最爱的梅花。

进了客栈，往自家赁的客房走去，推开那虚掩的院门，一股浓重的草药气味便扑面而来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画屏背对他，坐在一个小炭炉前，正在轻轻扇着蒲扇，那难闻的药味便是从炉子上的陶罐子里散发出来的。

听到开门的声音，画屏蓦然回首，一见到他终于回来了，眼泪便滚滚流下来，哽咽道：“爷，您快去看看小姐吧……”

沈默这下终于慌了手脚，箭步冲到若茵住的西厢房，进去时还被门槛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他却浑然不觉痛，疾步往里间走去，掀开门帘便看到，若茵面如金纸，闭目躺在火炕上，纵使身上盖着两床厚厚的被子，却仍在不由自主地发颤。

花枝摔落地上，梅花纷纷飘散……

沈默慌忙扑过去，探了探若茵的额头，触手一片滚烫，甚至能听见她的牙齿咯咯作响。他一下子惊呆了，连声呼唤她的名字，若茵却紧闭着眼睛，一点回应也没有。

“姐姐她病倒几天了，前两天还醒着的时候多，这两日基本上就不怎么睁

